

坐看云起时

□ 周桂芳

初冬的山乡，变得瘦而空，静而清。走在林间山道上，两边的黄叶如雨潇潇落下，如蝴蝶翩翩起舞，有的悄然落入溪水中，随浪花打几转，后随水流走，如时光静美，悄然流逝。

落叶的山林，黑的是树干，蓝的是天空，白的是云朵，这是天地间的留白。冬天的天地，有了更多的留白，就多了些空灵和静气。山风吹来，微微地凉，带着天地间集聚的清气与草木的香气，呼吸吐纳之间，干爽清冽，暗香盈盈。

我围着小山村走了一圈，看着斑驳的老砖马头墙，看到老石头旧门楼，带着旧光阴的厚重和古朴。在一间老火砖屋里，发现一位70多岁的老人，就着一碟小菜，独自悠闲地喝着小酒。

“老人家，一个人吃饭还要喝一口啊。”我笑着打了个招呼。“嗯，我每天都要喝一杯，一个人惯了，有菜没菜、有人没人无所谓。”老人开心地笑着回答，接着又抿了一口。平凡老人的自在悠闲豁达，真的像一位生活哲学家。

我走出村外，一路在山道边采了一把野菊花。看到这些白的、黄的、蓝的恣意疯长、随意开花的野菊花，真的是有点小确幸。沿着山间小道，慢慢地走，曲径通幽，一直走到丛林深处，发现高高的树枝上吊着几个野生的猕猴桃。

走的有点累了，就索性盘腿坐在山坡的一块石头上。抬头望向远方的天空，天地一色，一片蔚蓝。山头飘着几朵像小羊一样的白云，有暖暖的阳光，像金粉似的洒下来，晒得人软软的。我闭上眼睛，听风一阵阵“呼呼”地吹过，听落叶

一片片“簌簌”地落下。每一种树的叶子不同，投入大地母亲怀抱的姿势也不同，有的依依不舍地在空中画着弧线慢慢地落下来，生怕弄疼了大地母亲；有的则“哗啦啦”一片，大大咧咧地拥抱大地母亲。当我们静下心来，原来可以听见大自然落叶静美的妙音。

有一缕阳光照在我的头上，像一道霞光，给我戴上了花环。我缓缓睁开眼睛，空气变得格外纯净，大自然的留白去掉了燥热、污浊、繁茂，留下简单、干净、纯粹。这样的纯粹，需要走过千山万水，需要经过春夏秋的经历，才能顿悟。

这样的季节，这样的安静，非常适合读书。适合读庄子，庄子是安静的，庄子是淡泊的，庄子更是纯粹的。此时，我随身背的布里正装着一本《庄子说什么》。你说巧不巧，我刚一拿出书来，清风就帮我翻开了书。

庄子是顿悟了的天才，文章如浩瀚的大海，名声很大却只是一个一身傲骨的穷困潦倒小吏。“当官不自由，自由不当官”，热爱自由的庄子干脆官不当了，纯粹地教学生。庄子是一位善于讲故事的大师。读一只宁愿淌在泥里打滚的乌龟的故事，你会真切地体悟庄子的一身傲骨。

《逍遥游》里大鹏和蓬间雀的故事，是庄子写得最潇洒最漂亮最痛快的文章。大鹏要飞起来，得等风来，乘风起，水击三千里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，逍遥游。庄子喜欢鱼，喜欢看鱼在水中自由自在的游动。“汀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”成了至理至真的名言。庄子讲了一

个《庖丁解牛》的故事，技近乎道，技艺进入到心流的状态就是进入了道的境界。我们喝茶有茶道，抚琴有琴道，养花有花道，下棋有棋道，只有真热爱真快乐，才能领略到小技艺最后进入大境界的道。庄子还讲“周庄梦蝶”的故事，本是沉重的生死论，读来却是可爱生动的。《列御寇》中，庄子讲生死就像讲笑话一样打趣。庄子看透了生死，看透了生活，却依然热爱自然，热爱生命，真是一个十分可爱有趣智慧达观的人。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，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，庄子真的是万里挑一的有趣灵魂。

坐在山间，想起庄子讲的“朝彻”，庄子期望用发呆、坐忘的方式，把自己的心情格式化，让人“复归于婴儿”，通过大自然的疗愈，自然而然的淡化、遗忘一些糟粕的事物，痛苦的经历，接纳、更替一些新生的事物，这就是“朝彻”。这就是人的吐故纳新，也是大自然的吐故纳新。

我坐在山间，落叶悄然落在我的裙子上，野菊花也洒了一裙，我却浑然不知。静静地读庄子的书，仿佛进入了庄子所倡导的物我两忘的境界。忘了自己的身心疲累病痛，忘记了生活的酸甜苦辣，忘记了职场的勾心斗角，忘记了世界的纷繁复杂；只剩下一个安静的自己，用一颗单纯的心去感受大自然的美好与空灵。自然人我眼帘，花香入我肺腑，妙音在我耳边婉转，我全身心地感知这初冬的况味，尽情地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。

行至水穷处，坐看云起时。我就像那恣意疯长、随意开花的野菊花，暗香浮动，悄然把芬芳飘洒四方。

老来喜“独”

□ 李生明

年届七旬添新“癖”，喜欢独处享时光。以安全、可行为前提，凡能独的尽量独，诸如独寝、独食、独唱、独来独往、独登山头、独逛公园等。如此一来，环境愈发幽静，耳根愈发清静，大脑愈发清醒，思维愈发清晰，生活愈发舒心。

首先“独”在通勤的公交车上。一上车，我便选坐在司机背后的独立座位上，虽然面对众人，但“视而不见”，只管默唱自己的歌。若遇熟人，一般只寒暄几句，也不作深入交流，以免扰乱默唱节奏、连唱顺序与专注心境。我以为，人到了我这个年龄，虽然仍然被社会需要，但除了家人至亲，被他人深切需要的场景终究不似过去那般频繁了，所以应该有不扰人之明，不必刻意与谁都过于熟络，做好自己的事足矣。

当然，“独”不是离群索居，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、不与外界沟通、长期社交孤立，而是“群中独”“闹中静”，是有限的物理隔离。比如在公益单位食堂用餐，打上饭，端着碗，坐在偏远位置，远离“话题中心”，一是因为耳背，若坐在一起，因听不真切而只能报以茫然的笑，难免尴尬，又不便让人重述；二是能避免聒噪、目光交流的尴尬，别人说什么、笑什么，我全然不知；三是一个人清静地享受美食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不用在意和顾忌他人的看法，还能有效规避一些有形无形的干扰甚至令人不愉快的杂音。这样“一人独，两省事”，听者和说者都无负担。

如果有人想对我说些什么，就会凑近我，或在不远处提高声调，众人也理解。

我之所以选择“独”还有另外一个考虑。人以群分，物以类聚，虽然不能将自己矮化为“人老遭人嫌”“人老交不起新朋友”和“有碍观瞻”一族，但白发苍苍、皱纹纵横的容颜和因戴假牙而过分细嚼慢咽的吃相，毕竟是事实。用餐时自觉避开，不与人客套互动，吃完饭悄然走人，这实在是一种不易察觉的静好。提升一步说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，单独就餐更是一种社交理性性，一种兼顾舒适与体面的选择，既无需迁就他人，也不必勉强自己，省去诸多无谓消耗，于己于人都妥帖。如此带来的不仅仅是肠胃的舒坦，更是内心的极大满足。

历经多年风雨，我深知社交应酬之累，由己及人，从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”出发，尽量不参与多人聚餐的团体活动。因为在那种场合，为顾及面子，苦于应酬，轮番起坐敬酒，难免压抑个性，很累。自己每发一言，必“三思而后行”；他人每出一语，亦须仔细琢磨，深领其意，方能应对得当。有的话不太中听，也不能“形于色”。不过，人是社会性动物，团建场合也不能一概回绝，勉强参与、虚与委蛇也不妥，实在躲避不了，则须找准自己的位置，不亢不卑，积极应对，不管内心如何，礼数都应周到，至少不留话柄。若由我主持，则说说笑笑，尽量轻松，但尽量不说多余或过头的话，不过分凸显

自己的“能”。而更多的是参加别人主持的饭局，我就全神贯注，侧耳倾听，哪怕别人口若悬河，也尽量要自然而然地以笑声捧场。

“独”不是不近人情，相反，应该因情因地有效地介入世事。去年秋天的一天上午，我刚下公交车，便遇到一位因司机关门不慎而被夹了腿的中年女士，怒指已缓缓出站的车辆骂骂咧咧，司机见状只好停车返回，任气头上的女士好一顿训斥。我观察情势，温言劝解，女士情绪渐平，我便继续哼唱《相遇》。女士忽而转怒为喜，笑着说：“我也喜欢唱歌。”如此一来，“闹剧”变成喜剧，回头我把这一“遇见”发了朋友圈，又整理成《请君得理且饶人》，发表在《山西日报》副刊。像这类事，此前此后，不仅一次，如《怒怼高空抛物和遛狗不牵绳者》《愿“凌晨礼炮声”不再响起》等。

凡人各有活法，各有乐趣。我之“独”非退缩，而是“和光同尘”的内敛，“独”而有道、“独而非冷”、“独”有厚获。“独”是“心灵的过滤器”，“独”能化作数百篇见报文章，数百首熟诵诗词、上百首常哼歌曲，“独”还助我获评“山西省省级银发人才”等荣誉。在公益单位，我每每被大家热情邀请分享展示3分钟背下《长恨歌》等功夫，也每每赢得掌声一片。而这一切收获的源头，正是那份涵养和淬炼我心灵静土的“独”，一种“身处人群而心能自主”的精神独立。

诗 绪

小雪时节

□ 李继红

小雪

一个灵动的名字
跟着夜里的风
试探着先简单地说了几句
就在瓦片上隐身

既然拉开了序曲
就接着说一些
具象的故事情节吧
空旷中
纷飞着立体的语言

晨起

一些歪歪斜斜的脚印
像一段粗糙的阅读
只有麻雀，留下了
细腻的批注

从土地拔起的大白菜
在晾晒几天后
它便在深挖一米多的菜窖
和覆盖的草秸、泥土那里
获取了过冬的密码

而屋里围坐的人们
也在掀开筵席时
找到了漫过来的烟火

小雪

□ 郭兴利

有风正穿过寒冬的旷野
有人正穿过寒冬旷野的闲

过来的人
不需要迎接与拒绝
过来的人
不再需要理解、安慰或同情

冬天

除了越来越靠近春天
它还有更多的美好靠近你

比如——小雪

她多么像
你心中爱人或女儿的芳名



投稿邮箱：dtwbzl@163.com